三幕话剧

灰色王国的黎明

中杰英

HUI SE WANG GUO DE LI MING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三 幕 话 剧

灰色王国的黎明

中 杰 英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内 容 提 要

《灰色王国的黎明》（三幕话剧）是一部切中时弊、鼓舞斗志的戏。某工程处主任顾世权和帮派头目陈英立（当时窃取了党委代理书记职务）狼狈为奸，安插党羽，使工程处成了他们把持下的独立王国。他们在这个王国里内外勾结，贪污盗窃，胡作非为，陷害好人。曾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领导干部徐定远，奉调到这个工程处蹲点，当时虽然还未正式报到，自己的党籍也还没有恢复。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团结技术干部，争取后进分子，和"顾家王朝"展开了生死搏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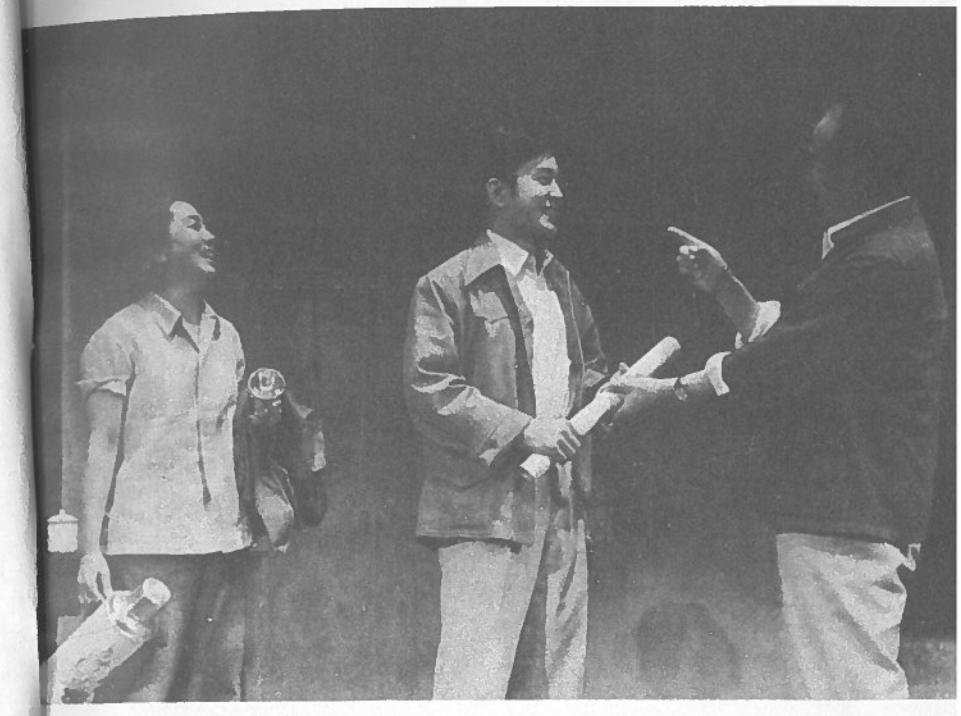
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灰》剧成功地塑造了徐定远和顾世权这两个针锋相对的人物，他们斗智斗勇，调动了千变万化的舞台，展示了各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经过一场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徐定远在上级党组织和老战友的帮助下，终于摧毁了顾家大院这个灰色王国，迎来了朝霞灿烂的黎明。全剧自始至终，显示了正气压倒邪气、光明战胜灰暗的总倾向。

《灰》剧在京、沪及全国各地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文化部在1981年5月，给这部剧本授予创作奖。

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

导　演：　于　村



徐定远热情欢迎"四五"英雄杨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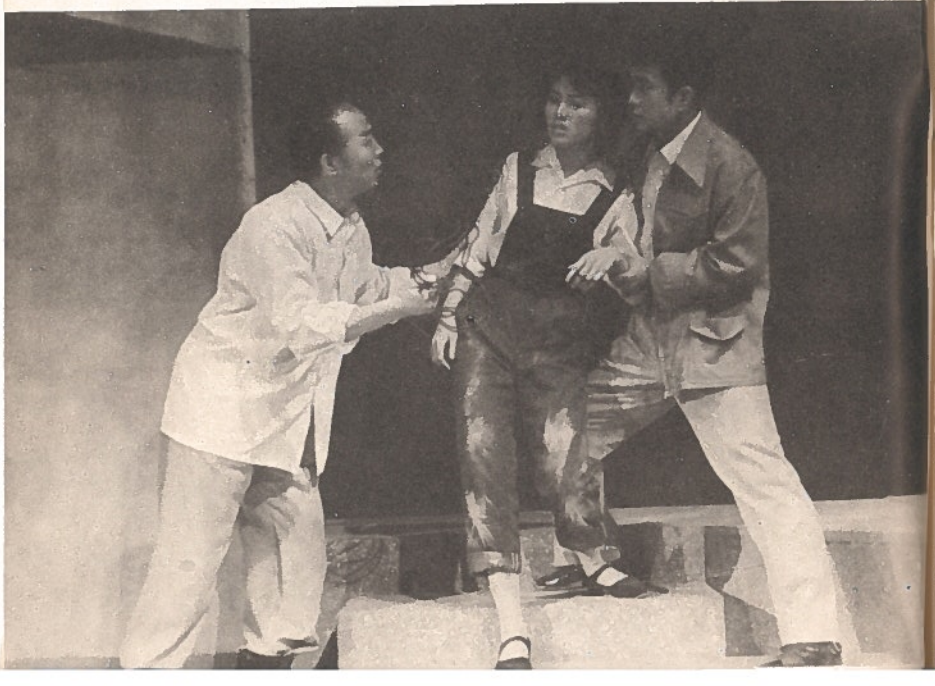
徐定远　（王怀文饰）

曹慕宜　（萧　驰饰）

杨少达　（翟存元饰）

周慧珍　（张　英饰）
徐定远　（王怀文饰）
杨少达　（翟存元饰）

周慧珍逃脱魔掌



徐定远痛斥“灰色王国”土皇帝

徐定远　（王怀文饰）
顾世权　（贾大中饰）
陈英立　（李法曾饰）
乔美娜　（李蕴杰饰）

乔美娜赶走“灰色王国”头目们

乔美娜　（李蕴杰饰）
顾世权　（贾大中饰）
顾世成　（韩童生饰）
陈英立　（李法曾饰）

（剧照摄影：游振国）

人　物　表

乔美娜——女，二十七岁，办公室秘书。

蔡金祥——男，四十五岁，技术组长，顾世权之内弟。

陈英立——男，三十一岁，党委代理书记。

顾世权——男，五十四岁，工程处主任。

杨少达——男，三十二岁，技术员。

曹慕宜——女，四十六岁，生产组长。

徐定远——男，五十岁，尚未正式报到的蹲点人员。

周慧珍——女，二十九岁，机器操作工。

顾世成——男，四十岁，修理工班长，治保委员，顾世权之弟。

第 一 幕

时　间　一九七八年夏季某天上午。

地　点　某市地构工程局直属第一工程处自称为“立体工棚”的办公楼里。

〔自以为有气派而实际陈设堆砌杂乱的主任办公室外间。正门通一楼明走廊，左门通里间，正面排窗外可见河流远景。

〔幕启：近左墙临时张挂着银幕。蔡金祥在台右一角摆弄小放映机，试光，调焦距。乔美娜在一旁看一张文稿。

蔡金祥　开始啦。

乔美娜　嗯。（念解说词）“从国外引进的TS挖掘机，正在本市穿越冷水河的隧道工程中使用。由日发公司派出的以中村先生为首的专家组，指导我方人员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了施工操作技术。八月二十五日在四一八工地隆重举行交接仪式……”

〔放映机出了毛病，不亮了。

乔美娜　哎，怎么搞的，蔡老舅？

蔡金祥 哎呀，不知又是哪儿接触不良。

乔美娜 又是你瞎鼓捣的！

蔡金祥 怎么会是我呢，明明是机器不过关嘛！这么次的机器还拿来试用。（边说边摆弄）好啦，行啦，开始！

乔美娜 “从国外引进的TS挖掘机，正在本市穿越冷水河的隧道工程中使用。由日发公司派出的以中村先生为首的专家组，指导我方人员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了施工操作技术。八月二十五日在四一八工地隆重举行交接仪式……”

蔡金祥 好啦，把两个头儿请来吧。

乔美娜 （向左侧喊）老顾主任，陈书记，开始啦。

〔顾世权与陈英立上，交谈后，面向银幕坐下。

蔡金祥 已经准备好啦。小乔，你一会儿念解说词的时候，要尽可能地配合好画面；电视台说，下午就请你去录音。

乔美娜 你快点吧。老顾和陈书记还等着开会哪。

蔡金祥 好。（关灯）

〔暗场，开始放映样片。

乔美娜 “从国外引进的TS挖掘机，正在本市穿越冷水河的隧道工程中使用。由日发公司派出的以中村先生为首的专家组，指导我方人员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了施工操作技术。八月二十五日在四一八工地隆重举行交接仪式。参加仪式的有省建委和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工程局李伯平局长和局属第一工程处顾世权主任……”

〔银幕上出现顾世权的影像。

蔡金祥 （指银幕）姐夫！姐夫！（大笑）

乔美娜 “李伯平局长代表中国方面讲话，感谢日方人员的宝贵帮助，并勉励工程处职工用好引进设备，为四化作新贡献！”

〔众鼓掌大笑。放映完毕，灯复亮。

蔡金祥 （征求意见）你们两位看看……

陈英立 顾主任看看有什么意见？

蔡金祥 我可以向电视台转达。

顾世权 这段解说词是谁写的？

乔美娜 我写的呀——怎么啦？

顾世权 写得不错！

〔众笑。

顾世权 老蔡，电视台打算什么时候放？

蔡金祥 已经安排在星期六，在足球赛休息的当间放，那个时间观众最多……

乔美娜 蔡老舅，那叫做电视的黄金时刻！

蔡金祥 哎呀，还是小乔知道得比我多，黄金时刻！那也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啊！

陈英立 （站起斟酌地）总的来说还可以。就是老顾同志连脸还没看清楚，一晃就过去了。哎，老蔡，你看镜头还能不能再加长一点？

顾世权 （严肃地）就这样行了，不要突出个人……

陈英立 实事求是地说，老顾同志出了很大的力。五十多岁的人啦，本身又有高血压，试车的时候经常忍着心绞痛，冒着大雨到现场去嘛！

顾世权 （告诫）在成绩面前咱们都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把自己搞得被动噢！好啦，小陈，开党委会去吧。

陈英立 （走了两步又回头）嗳，老顾呀，刚才试车的时候有一个周慧珍的镜头，你看怎么样？

顾世权 周慧珍？哪个周慧珍？

陈英立 就是那个……父母都在劳改农场的那个。

顾世权 （宽容地）算了，就这样吧。（总结性地）现在日本人已经正式把机器移交给我们了。前一阶段大家工作得很够意思，省委也通报表扬了我们，过几天省里还有工业学大庆检查团来参观，咱们一鼓作气，努力争取挂个大庆式的大牌子。

〔众笑。

顾世权 你们论功行赏，我也好安心提前退休啰！

陈英立 （笑）顾主任，你可太谦虚啦，局长的位子还给你留着哪！（欲下）

乔美娜 （从桌上取文件）书记同志，喏，文件……

陈英立 你先看一看，回头再说。（与顾世权下）

乔美娜 架子还不小！（赌气地把文件扔在桌上，看生产报表，而后用红粉笔在黑板上画进度表）

〔蔡金祥拆除放映机，去摘小银幕。

乔美娜 我的大工程师，你过来看看……

蔡金祥 谁是工程师呀，我是拿改锥把的工代干，不定哪一天就给精简了！

乔美娜 得啦！谁敢精简你呀？主任是姐夫，书记是老乡！你过来看看，这个数字怎么没有填？

蔡金祥 （看一眼，笑）嗯，我来给你夯一个。

乔美娜 夯？什么叫夯？

蔡金祥 夯……就是估计的意思。（顺口而出）七月二十八号，日进尺二十六点八三二米，比二十七号提高百分之十九点六五六，比日本人主持试车期间的最高纪录又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一零八……

乔美娜 你的脑袋比电子计算机还好使，连小数点后面三位数都夯出来了！

蔡金祥 哎呀，这看起来不就更象真的了吗？你这还不懂！

乔美娜 蔡老舅，生产进度是实测值，可不是估算值。

蔡金祥 哼！你别听那一套。这么多的表格送到局里去根本就没人看。就是看也分不出真假来。哈……

〔电话铃响。

乔美娜 （接电话）喂，我是办公室秘书乔美娜……哦，等一下，等一下，我记一下。说吧。（写电话记录）要四吨生铁HT21～40，送到马头公社农机厂……

〔蔡金祥注意电话。

乔美娜 哎，蔡金美同志，您好久没上我们这儿来了呀……噢，是吗？

蔡金祥 （要过电话）我是金祥呀……你是七妹吧？嗯，都挺好。喂，你们要的都是短线物资，我这儿成了你们的聚宝盆了……嗯……嗯……

〔杨少达抉蓝图册上，停步谛听。

蔡金祥 （对电话）姐夫吗？他正开着会哪。喂，给我弄五十斤香油行不行……哎呀，来而不往非礼也吧？……嗯……好！

乔美娜 蔡老舅，财迷转向了，拿生铁换香油喝！

蔡金祥 （挂电话）这也没有出原则嘛。公对公，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肉还不是烂在中华人民的共和锅里？（忽发觉杨少达）哦，小杨子来了……刚才是协作单位来的电话……

杨少达 （神秘地笑）不就是打算要五十斤带香味的蒸馏水吗……

〔乔美娜瞄杨少达一眼，佯作镇静，坐下整理文件。

蔡金祥 没错，是五十斤蒸馏水。（岔开）嗳……听政工组的人说这次要给你补发一千多块钱工资，够娶媳妇的了。

杨少达 没有那回事。我倒是听说这次晋升工程师，蔡老舅要坐头班车。我为你干杯！

蔡金祥 那是别人拿我打哈哈，少听他们的。

杨少达 （揭开图册）我不跟你打哈哈，咱们说点正事。听说昨天日本人走了以后，有人在工地上大显神通，

亲手调整了机器上的定向装置。

蔡金祥 （伪装镇静）出什么事了？

杨少达 （严肃）我现在正式向技术组长汇报，TS挖掘机定向装置的油压不断下降，现在停车检查！

蔡金祥 （一怔）那是怎么回事？

杨少达 （轻声威胁）操作工周慧珍可是都告诉我了！

蔡金祥 她说什么啦？

杨少达 我请你现在跟我到现场去查一下。（微妙地）只要你去了，我想这个调整点就会光明正大地自动跳出来。

蔡金祥 （突然大笑）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根本没摸过机器！

杨少达 我也没有说你摸过嘛。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还不行吗？

蔡金祥 （耍滑头）好！（欲下）

杨少达 （阻拦）哎……

蔡金祥 我换工作服去。

杨少达 你快点！我在这儿等着你。

〔蔡金祥下。杨少达收起图册，在屋里转悠，轻慢地扫视黑板上的进度表。

〔乔美娜冷眼观察。

乔美娜 （挑逗）老站着舒服吗？来，坐这儿吧！

杨少达 （仍然站着，看看黑板）这条曲线挑得真高，也不怕摔下来粉身碎骨！

乔美娜 火气还不小呀。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嘲笑的对象吧？

杨少达 嘲笑一个软弱的灵魂，岂不是同时也降低了嘲笑者本身的价值。

乔美娜 （冷笑）杨少达，你说话客气着点！都是我不对吗？你让人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难道我就没有重新选择生活的权利吗？

杨少达 （大笑）大难临头各自飞，你当然有这种权利！

乔美娜 （挑衅地）大技术员，还有恶毒的话要说吗？

杨少达 有！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了一张党票，假情假意地去讨好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拿他当梯子爬，这是杂技团最惊险的新节目。

乔美娜 （大怒而起）你！（但忽然忍住）杨少达，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人，我今天跟他没完！

杨少达 （狡黠地笑）哦——对老朋友还讲点面子。（靠近乔美娜随便地坐下，以画家的眼光欣赏她）不知为什么，女人在生气的时候显得格外可爱……

乔美娜 你说什么？得寸进尺！

杨少达 （故意不接碴儿，站起来）这个蔡老舅，怎么还不来？

〔陈英立拿一份材料上。三人相视片刻。

陈英立 你在这儿。（故作热情）杨子，这次接收挖掘机你立了一大功！党委决定下一步咱们搞它一个引进国外设备，实现施工现代化的先进典型，你又可以大

显身手啦！小乔，宣传材料要抓紧！在咱们工程处全靠你这笔杆子啦。哦，杨子，（拿出手里的材料）刚才我们还提了你的问题，我们希望你把申诉书再改一下。七六年你写的那首诗里，秦始皇是指的“四人帮”嘛！

杨少达 （大笑）改什么呀，不用改！秦始皇本来就不光是指“四人帮”嘛。

陈英立 你指的是谁呀？

杨少达 它指的是用社会主义旗帜掩盖下的封建主义残余，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陈英立 （沉吟）杨少达，这样的解释对你很不利呀！“四人帮”虽然垮台了，你也受了点罪，可是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性质，中央还没有表态。我看要想一风吹，不容易！你想想吧，就是因为这一条，你的党籍不能恢复，公安局还给你留了一条大尾巴……

杨少达 （大笑）那就留着吧。反正我也不能用说瞎话的办法去骗取平反吧。

陈英立 （惊讶）你呀，你的解释很奇怪。

杨少达 奇怪？哈……（做然他顾）这个蔡老舅怎么还不来？

陈英立 你找他干什么？

杨少达 TS挖掘机停车了。

陈英立 （吃惊）怎么回事？

杨少达 有人在我这个主管技术员不在场的时候调整了机

器。

陈英立 谁动机器啦？

杨少达 正在调查。

陈英立 （着急地追问）到底是谁动机器啦？

杨少达 （绕圈子）在没有查到证据之前，我不随便诬告人。

陈英立 机器到底怎么样了，你把话说清楚嘛！

杨少达 停车是预防性措施。

陈英立 杨少达，我可把话说在头里，咱们想评一个大庆式企业的牌子，全指着这台机器哪，别开玩笑呵！

杨少达 这不，我正等着蔡金祥到工地去检查嘛。

陈英立 别等他了，他到电视台去啦！

杨少达 哼，好哇！我还等他换工作服哪，又上了他的当了！（向乔美娜）秘书小姐，等他回来，让他马上到工地去找我。（下）

陈英立 杨子，哎，杨子！（追了几步）小杨！（见杨少达不顾而去，回头，悻悻地）美娜，杨少达刚才在这儿跟你说什么来着？

乔美娜 （板着脸）什么也没有说。

陈英立 （犯疑）什么也没说？

乔美娜 喏，文件。（递过去一叠材料）

陈英立 （没有接）来，你给我念。

乔美娜 （怨声）这是党内的，我没有资格看。（把文件扔下）

陈英立 （觉察）这是何必呢，我现在正在给你使劲儿嘛。

乔美娜 这种空话你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陈英立 我现在说话不占地方，我是名符其实的代理书记。代理，懂吗？

乔美娜 （嘲讽）真够可怜的，第一把手还要看顾家大院的眼色行事。

陈英立 我的小姐，现在不是七三年了。那时候好办，现在弄不好就要被动。

乔美娜 当然，一切都要围绕着你的个人得失来衡量。有人说人情大于王法，你是不能为别人牺牲什么的。

陈英立 你别乱说，那可是林彪的语录。

乔美娜 （顶撞）谁不知道！你可以给我办学习班嘛。

陈英立 （抚慰）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美娜，你应当理解我的内心嘛。

乔美娜 （离座，若即若离地搔首弄姿）两重人格，变幻不定，这就是你的精神世界……

陈英立 （反击）这也是你的精神世界！自从杨少达回来以后，连天气也变了：昨天北转南，今天南转北，晴间多云，午后还有雷阵雨……

乔美娜 我该怎么样？我该仇视他，咒骂他，不理他，你才舒服？

陈英立 （暗含威吓）刚到办公室来的时候还挺温顺，真想不到……

乔美娜 （恼恨地）在这儿天天给你们编瞎话，我还不想干

了呢！

陈英立 （忍住怒气）你……你还是明智一点吧。

乔美娜 （尖刻地）你倒是很明智啊，当初保顾家大院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哈着腰抱人家的粗腿来给我装神气，有什么了不起的！象你这样的小兄弟，要是在别的地方……哼！

陈英立 （窘态）哎——别说了行不行？（软下来）美娜，你听我解释嘛……（亲昵动作）我是说……

〔顾世权上。陈英立就势拿起文件看。

乔美娜 老顾主任，刚才马头公社您七小姨来电话说要四吨生铁（把电话记录递给顾世权看）让马上送去哪。

顾世权 你回电话告诉她，生铁是按国家指标来的，不能随便调拨。

陈英立 （圆场）我看这不要麻烦老顾吧。材料调拨权不是下放了吗，你上材料组去查查有没有等外品。

乔美娜 （故意放声）好吧，我去查查。

顾世权 （道貌岸然）以后你们都得注意。领导班子更应该以身作则。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不能因为是三亲两厚、左邻右舍就违反国家经济政策嘛！就是别人拿我老婆说山，你们也要扛得住。

〔陈英立暗暗向乔美娜挥手。乔美娜做个怪脸悄然退出。

陈英立 （指手里的文件）老顾，刚才局里来了个电话，让咱们马上报一个晋升工程师的名额，我看就把蔡金

祥报上去算啦。

顾世权 这种做法不好。老蔡是我内弟，任人唯亲怎么行呀。

陈英立 机关支部讨论过了，没有人反对呀。

顾世权 你们看问题都太简单了。现在省里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先进典型。前天李局长向我透露，上边要派一个有业务专长的人来这儿蹲点，我们更要谨慎一点，不能给人家留下把柄啊……

陈英立 派谁来？

顾世权 徐定远。这个人刚从干校回来，原来是建委科研系统的。（拿出笔记本，从中取出一张条子给陈英立）这是我托人从档案里抄来的简历。徐定远上过工农速成中学，在人民大学企业班念过两年，当过金属构件研究所的所长，有点资本，不过这些年来一直走错了路……

陈英立 （看条子）唔，五七年漏网，五九年右倾，六五年因为反对四清运动被开除出党，噢！……文化大革命被审查，夫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下乡修理地球——哎呀，哪个运动也没拉下呀！

顾世权 （意味深长）想想看吧，二十年来徐定远吃尽了苦头，文化大革命又家破人亡，现在邓大人刚刚把他解放出来，他跟咱们……

陈英立 局领导派他来，会不会有别的意思呢？

顾世权 李局长是我的老上级了。我抡大锤打铁的时候就是他提拔我入党当干部的。我和他没有矛盾，你放心。反正徐定远还有一个月的安置假，咱们还有点时间来整理内部。乔美娜的组织问题，你的代理职务问题……

陈英立 我的事儿不忙……

顾世权 （笑）上头还有人很惦着你啦。

陈英立 还有老蔡晋升工程师的问题……

顾世权 （有意避开）这些问题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挖掘机顺利运转！我们靠它起家，靠它翻身，名声也吹出去了，只要抓住这一条就全盘都活了。就是中央派个钦差大臣来，我们也站得直！

陈英立 （小心地）可是老顾主任，我跟你汇报个事情。我说了你可别着急呀，咱们的挖掘机出了点小毛病……

顾世权 （一怔）怎么回事？

陈英立 跟你说不要着急嘛！我刚才让杨少达已经到现场检查去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河！

顾世权 （忧心忡忡）唔……不能大意，千万不能大意，小河沟里也照样翻船。小陈，走，到技术组去看看——怎么搞的嘛！

〔顾世权、陈英立下。

〔曹慕宜抉报表上，随手关上门。

曹慕宜 美娜！（往套间里张望）小乔，我给你送报表来了。（拿墨水瓶把报表压在办公桌上）

〔徐定远负行李上。

徐定远 （打量）请问，这是主任办公室吗？

曹慕宜 是呵，坐坐，坐吧。（欲下）

徐定远 （看曹慕宜面熟）这不是……曹慕宜吗？

曹慕宜 你是……

徐定远 徐定远呀！

曹慕宜 （愕然相视）老徐呀！

〔二人各怀复杂心情，苦笑起来。

曹慕宜 （激动）多少年没见你了，唉……

徐定远 十几年了。又老又瘦又黑，认不出来了吧？

曹慕宜 （言不由衷）不，不……坐坐，坐坐。（端一杯水过去）哎呀，来，喝点水。（帮徐定远卸肩）不是说你有一个月的安置假，下个月才报到吗？

徐定远 你还不知道吧？不瞒你说，我原来的房子早就叫别人共产了，如果不直接到这儿来投宿，怕只有在街头流浪去啦！（坐下）我早就听说，你和老罗七五年就调这儿来了。没想到，这次只能见到你一个人了！

曹慕宜 （黯然片刻）孩子们都好吧？

徐定远 怎么说呢？三年没见他们了。不过我想，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也许是成长得更快吧。

曹慕宜 （伤感）真没有想到，你爱人对孩子也毫不留恋地

就……

徐定远 她……她没有我的脸皮厚。人家刚给她念了几段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她就沉不住气了，以为自己真的变成牛鬼蛇神了。

曹慕宣 （含泪）看你说得那么轻松，就好象她不是你的妻子……

徐定远 我说得再伤心，她也不会复活了……还是现实一点吧。（边说边浏览室内，注意到一些与办公室不相称的高档家具与陈设：丝绒窗帘、高级盆花、落地灯、闪字石英钟、压气水瓶、电扇、电视机……）哦，这个办公室的设备相当齐全，比百货公司还神气嘛！

曹慕宣 这些东西都是协作单位赠送或者是放在我们这儿试用的。（一一指出）喏，家具厂的、纺织局的、电器厂的……试走的、试看的、（指糖果）试舌头的、（指盆花）试鼻子的灵敏度的……

徐定远 你们的协作单位真是慷慨大方。

曹慕宣 这很简单嘛，不给送就不给他们盖房子，不修下水道……

徐定远 （恍然）噢！那你一天要耗费多大的精力来照管这些宝贝玩艺儿？还有多少工作时间呢？

曹慕宣 （恍然）我？你猜错了。我不是这个办公室的。我负责生产组的事。

徐定远 那这儿……

曹慕宣 这些个摆设，专门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勤杂工去伺候。

徐定远 （思索）哦——你能不能先带我去找一下这儿的陈书记或者顾主任？跟他们挂个号。

曹慕宣 怎么，刚下了火车就想工作？

徐定远 总得拜见一下这儿的主人嘛。

曹慕宣 （取笑）看得出来，你一定是想当一个什么青天，什么救世主之类的。

徐定远 谢谢老同学的恭维。说实话，我做梦都想当个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徐青天。令人泄气的是，我这一身处分还没有撤销，党票还悬着哪。这次局里派我来蹲点，不过是因为五七干校关张了，临时给我找个混饭吃的地方，寄人篱下而已……

曹慕宣（惊讶而后失笑）原来是这样。那么我劝你趁现在还没有露面，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徐定远 （惊愕）这是为什么呢？

曹慕宣 （指指室内陈设）你不是已经看出一点眉目来了吗？不过你还是很粗心的。你怎么不问问我，你的同学，我的丈夫——老罗他是怎样离开这个世界的？

徐定远 （惶然）不是病故的吗？

曹慕宣 （冷笑）病故的？一九七六年老罗正坐在这个工程处的书记的椅子上，为了想营救一个议论秦始皇的青年技术员，没想到他自己马上成了顾家大院的垫

脚石。在学习班里得了急性肺炎，一直到休克也没有人送他上医院！可是踩着他的尸体往上爬的时候，那真是热闹极了。等到“四人帮”一跨台，那些往死处整他的人，一个个又痛哭流涕，都把自己说成是曾经保护过他的英雄人物！

徐定远 看你说得那么轻松，就好象他不是你的丈夫……

曹慕宜 也许是因为恨得过头了，反而觉得轻松了。

徐定远 算啦，不要恨他们吧。在这个年头真正能够做到望风转舵，就算大方向是正确了。

曹慕宜 （感慨）无尽无休的争权夺利和勾心斗角，把我最后一点政治热情都完全榨干了。现在谁说得再好，我也不会再相信了。我既不想再当别人的垫脚石，也不会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早就想离开这个阴暗的地方。有人叫它灰色王国，就是灰色王国。可是你呢，一下火车就想往这个灰色王国里钻……

徐定远 灰色王国？（惑然不解）

〔电话铃响。

曹慕宜 （接电话）喂，你找谁？他不在。……是呀，我是曹慕宜……什么，什么？你大点声……（骇然）啊——真的！等一等，我记一下。（捂着话筒）老徐，帮帮忙，这儿有电话记录本，帮我记一记。（递过记录本）

徐定远 （坐下）你不是劝我离开这儿吗……

曹慕宜 别打岔，你好好给我记。说吧……“四一八工地紧

急电话：刚刚检查发现，TS挖掘机定向装置的润滑油全部跑光，微型轴承烧毁。”周慧珍，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对徐定远）记：“昨天蔡金祥动过机器，可能拧松了一个油针！”周慧珍，你为什么让他动？中村先生有规定，杨少达不在场，谁也不许动！中村先生在吗？……这样吧，你马上来一趟！（挂断电话，神色紧张）糟了，挖掘机瘫痪了！

徐定远 （嘲笑）干嘛这样激动。

曹慕宜 （认真）你还不知道吧，这种机器是刚从日本引进的新设备。建委打算在这儿挖一条河底隧道……

徐定远 河底隧道？

曹慕宜 你来看。（把平面示意图指给徐定远看）这儿是一条河底隧道，它是一条重要的交通干线。这个地方的土质很不好，只有用日本进口的挖掘机才能保证安全和高效率。建委打算在我们这儿试用以后，再决定是不是继续引进。

徐定远 原来是这样。那电话里说的蔡金祥是个什么人物？

曹慕宜 一位不懂技术的技术组长。

徐定远 不懂技术的技术组长，这是怎么回事？

曹慕宜 皇亲国舅嘛，就得加个“长”字！

〔电话铃又响。

曹慕宜 （接电话）喂……哦，是杨少达吗？……情况我知道了。你告诉工地，中期预报一星期内有一百毫米

左右的暴风雨。你通知甲方和水文站，要共同严密监视地下水位，别让水淹了机器……我马上到现场去。（放下电话）

徐定远 （揶揄）尽管意志消沉，可是处理起工作来生龙活虎，很有魄力。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曹慕宜 因为我的命不好，刚想躲开又沾上了。（把电话记录放好）对不起，我要到工地去了。你……你还是赶快走吧，另找出路现在还来得及。（拿起行李递给徐定远，真挚地）今天晚上一定要到家里来找我，和平新村七十五号，我们好好谈一谈。

徐定远 （决然放下行李）慕宜，谢谢你的关照。可是这出戏的开头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看上了这个灰色王国，也可以说，我很喜欢它！

〔曹慕宜大为惊愕。顾世权、陈英立和乔美娜上。

顾世权 （边走边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以后给外单位调拨物资一律加收管理费。对我老岳父家的人更不能例外。他们再送香油来，要分给全体职工，哪怕是每个人分一钱，也是分了，也是关心职工的福利嘛。不要说现在是工人当家作主，就是过去我在资本家手底下学徒的时候，年底还给个红包嘛。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乔美娜 （暗含讥笑）老顾主任对工人真是关怀得无微不至呀！

〔众人忽见一个陌生人在场，面面相觑。

曹慕宜 （平淡地）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徐定远同志……

顾世权 （惊讶地）老徐！

陈英立 （上前握手）老徐！欢迎，欢迎！

徐定远 这位是……

陈英立 我是陈英立。这位是老顾主任。这是办公室秘书小乔。热烈欢迎你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小乔，给老徐同志沏茶。

徐定远 不用，不用。

〔乔美娜去沏茶。

顾世权 请坐。我们等候已久啦。这儿的领导班子里没有精通业务的内行人，你来啦，神仙下凡了。

徐定远 （笑）这么说，也属于污蔑不实之词了。一来我是扛枪杆子的大兵出身，基本上不学无术；二来不怕诸位笑话，我还带着一身处分哪，是到这儿来接受思想改造的。

陈英立 老徐同志太谦虚了。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船再破还有底儿嘛。

曹慕宜 （有意掩护）老徐同志一向心直口快，他说的是实话。

顾世权 （愕然）哦，你们原来就认识？很巧嘛。

徐定远 总算有点缘份。我和老曹还有老罗，当年都是工农速成中学最调皮的学生。

陈英立 这么说，你们这是——喜相逢啊。

曹慕宜 （敏感地笑）我不知道这喜从何来呀。二位领导，

请看一看电话记录吧。（沉着脸把记录本递给顾世权）

顾世权 （看完，神色大变，把记录给陈英立）什么时候来的电话？

曹慕宣 十分钟以前。杨少达还说，中村先生马上就来会见你，或者说，是来提出抗议。

陈英立 （惶然不解）提出抗议？提出什么抗议？

曹慕宣 你没想到吗？这样重大的事故，会严重损害日发公司的声誉！

顾世权 （厉色地）我一再三令五申，不能乱动机器，怎么就没人听呢！乔美娜，把蔡金祥叫来！

陈英立 （止住乔美娜，脑子一转，向曹慕宣）这个班是谁开的机器？

曹慕宣 周慧珍。

顾世权 （似有所悟）周慧珍？是不是电视片上那个周慧珍？

陈英立 就是那个二级工。

顾世权 谁叫她顶班的？

曹慕宣 她有操作合格证。中村先生亲自录取的操作工。老顾主任，不是你批准她上机器的吗？

顾世权 我？唔……唔……（向乔美娜）有这事吗？

乔美娜 （点头）是的。

陈英立 出了事情她为什么不亲自来汇报？

曹慕宣 她已经动身了。她要来领轴承备件，准备修理机器。

顾世权 哦，照你这么说，库里有这种微型轴承？机器也能修好？

曹慕宣 我记得日发公司随机供应了三十套轴承备件，专为修理用的。

陈英立 （急问）你看多长时间能修好？能不能赶上检查团来？

曹慕宣 修理机器就是为了检查团……

顾世权 （摆手一笑）好了！好了！抓紧时间找轴承修理机器。责任问题以后再说。对外面和局里不要提起这件事！（含意颇深地）老徐同志，你是企业管理的老行家，你看看这件事这样处理妥当吗？

徐定远 （胸有成竹而狡黠地）请顾主任原谅，我还有一个月的安置假。

曹慕宣 （暗笑）对了，给老徐安排一个住处吧，他现在没有家。

顾世权 （故作惊奇）哎呀——这好办得很，三楼有客房嘛。

陈英立 小乔，通知一下服务员，找一间好点的房子，要有沙发、电扇，从窗户能看见河边的。

徐定远 （肃然阻止）不用啦，不用啦。如果同志们信得过我，请给我这一点自由，让我自己找住处吧。老曹呀，你带我到工地去看看日本的挖掘机，让我开开眼界，行吗？

顾世权
陈英立 好好……

曹慕宜 （语意双关地）现在就走，时间还不太晚！（抢过行李，示意徐定远快走）

徐定远 （转身）再见了，一个月以后我一定准时报到。（与曹慕宜同下）

顾世权 （故意大声）小乔，你跟吉普车送他们去，马上把杨少达接回来，研究一下怎么修机器。

乔美娜 好的。（下）

顾世权 （狠狈地喘一口气）好悬呀，要是没有轴承备件，这个漏子就捅大了。（坐下擦汗）

陈英立 （隐含不满）蔡金祥总是把咱们搞得被动。这位老先生经常不懂装懂出洋相！

顾世权 等他来了，我要狠狠地训他一顿！（避而言它）唔……唔……小陈，你对徐定远这个人有什么印象？

陈英立 我看这个人还老实，并不想干预咱们的事情……

顾世权 （摇头沉吟）不……我看出来他和曹慕宜的关系很深，久别重逢是无话不谈的啊。

陈英立 咱们干的事情大面上都亮过得去，怕什么。

顾世权 小伙子，你是一帆风顺，受的挫折太少了。就拿今天发生的机器事故来说，决不是好兆头！（苦恼徘徊）

〔蔡金祥上。

蔡金祥 （笑容满面）你们两位都在。电视台说可以考虑咱

们的建议，把周慧珍的镜头删下去……

顾世权 （气恼地）你看看这个！（递过电话记录）

蔡金祥 （看完稍稍一惊，继而镇静）你们相信这份记录吗？

顾世权 根据你一贯的表现来看，这是完全可信的！

蔡金祥 （泰然自若）也太巧了！电话是周慧珍打来的，记录是曹寡妇签署的，周慧珍是反革命崽仔，姓曹的一向跟她穿一条裤子。你们两位可要心明眼亮，别放火烧自己的房子！

陈英立 老蔡，今天下午就要把晋升工程师的名单报上去，你可不要开玩笑。

蔡金祥 （强硬）天灵灵，地灵灵，毛主席保证：我根本没摸过机器。要查出来是谁弄坏的，应以反革命破坏论处！

顾世权 你不用发誓！周慧珍明明说你动过机器！

蔡金祥 （大笑）哈……（突然一变脸）这叫做无中生有，嫁祸于人！我说得干脆点吧，就当我和老顾没有这份亲戚关系，你们站在客观地位评评这理，周慧珍和我——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共产党员、老工人，你们应该相信她还是相信我？党的阶级路线是什么？你们首先怀疑一个受过党的多年教育、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这又是从什么立场出发？！（装出十分难过的样子）

〔顾世权神情尴尬，不知所措。

陈英立 （沉思）算啦，算啦，这事……

顾世权 要有证据！要向全体职工有个交待！

蔡金祥 （一口咬定）机器是在周慧珍班儿上坏的，这本身就是证据！

陈英立 老蔡，你先回去吧。

蔡金祥 （欲下，又止）一定要周慧珍交待问题！（下）

陈英立 老顾……（打算商量一下）

〔顾世成上，一副慌张而气愤的样子。

顾世成 大哥，挖掘机出事了，你知道吗？

顾世权 （申斥）乱喊什么？这是办公室！

陈英立 机器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顾世成 还有轴承的问题。

陈英立 轴承怎么啦？

顾世成 轴承丢了！

顾世权 什么？！

顾世成 是这么回事：周慧珍找我去修机器，她早把微型轴承领走了，硬说在我这儿放着，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早就跟你们说过，根本就不应该同意外国人让她上机器。

顾世权 闲话少说，把轴承的事情谈清楚！

〔周慧珍在顾世成说话当中上，痛苦地挨在门边，犹豫一下，怯怯地走上前去。

周慧珍 （委屈地）顾主任，陈书记，你们给评评理。机械备件一直由他们修理组保管的，我的工具箱里除了

灯泡、火花塞，别的什么也没有。顾世成他……

顾世成 （大模大样）嗯？……

周慧珍 顾师傅他，他不给我轴承……

顾世权 （蛮横）你敢这么说？你再说一个试试！

周慧珍 顾师傅，你说我领了轴承，你把领料单拿出来我认可。

顾世成 （大怒）放你的混蛋狗屁！你们工地操作工从我这儿拿备件，从来没有打过领料单！

周慧珍 （软弱地）你为什么骂人？

顾世权 （厉声）办公室成战场了？劳动纪律还有没有？

陈英立 （渐渐悟出事情的严重性）你们不要吵嘛。轴承到底在哪儿？

顾世成 我这儿没有，在她那儿。

周慧珍 （拭泪）我这儿没有，在他那儿。

陈英立 （严厉追问）怎么搞的？都仔细找过了没有？

周慧珍 都找遍了。五金库、备件库、工具箱、车间货架子，都找过了，也没有。

陈英立 （大惊）这……老顾……

顾世权 （气恼已极）你们……你们捅大漏子了！

〔哑场。

陈英立 （把脸一沉，声调阴森）周慧珍，你坐下。

〔周慧珍不敢坐。

陈英立 我问你，刚才的电话是你打来的？

周慧珍 是。是杨技术员叫我打的。

陈英立　咱们先别说轴承的事儿，先说机器的事儿。（扬起电话记录）你说是蔡金祥动过油针，你看清楚了吗？

周慧珍　（鼓起勇气）他昨天下午确实动了机器。中村先生和杨少达刚才检查出来，是油针松了。

陈英立　（作色）可是刚才蔡金祥说，他根本没有摸过机器。

周慧珍　（愕然）这不可能。我给他一把改锥呀……我还亲眼看见……

陈英立　哎呀，给他一把改锥能说明什么问题。我问你，为什么不在别人的班上出事，偏在你的班上出事呢？出了事情以后，你给曹大姐打电话，而不是马上打电话通知保卫部门到现场去检查？

周慧珍　（紧张）陈书记，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陈英立　你心里很清楚嘛。（勃然变色）态度要老实一点嘛。

周慧珍　（骇然）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顾世成　（立即进攻）恶人先告状，装得倒挺象！你说，轴承你弄到哪儿去了？

周慧珍　（瞠目结舌，着急）我……我不知道……陈书记，陈……

陈英立　周慧珍同志，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提高声音）要达到什么目的嘛？！

〔周慧珍抖瑟……

顾世权　（突然插话，悲天悯人地）小周，承认错误就好嘛，道路还是在自己选择嘛。

顾世成　（进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把轴承交出来！

周慧珍　（后退，恐怖地惊叫）啊……你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啊！陈书记，你可不能冤枉我啊……

顾世成　（暴跳如雷，冲过去）你喊！你再喊我揍扁了你！

〔正门突然打开，乔美娜和杨少达站在门口。众人循声回视，隐见中村走近门外，怔住。

乔美娜　（大声）中村先生来了，可以请他进来吗？

顾世权　（慌神）不，不，请到会客室去。

〔陈英立示意顾世成让周慧珍进里屋去。

周慧珍　（挣扎）陈书记，陈书记，你们不能……（被推进套间）

〔乔美娜哼了一声下。门外人影离去。

周慧珍　（在里屋使劲捶门，呼喊）开门呀，陈书记……

陈英立　（对顾世成）回去干活儿去。

〔顾世成怒气冲冲地下。

杨少达　（愤然质问）我想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非法审讯周慧珍？

陈英立　我们在调查情况。

杨少达　就这样调查吗？也不下去看一看，连油针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就审案子吗？

陈英立　杨少达，你少管闲事。这是政工部门的事情。